



星星草

凌力 等/著

4

陕西旅游出版社

——长篇小说卷

星星草^(四)

凌 力/著

陕西旅游出版社

“少荃！”曾国藩神色已相当从容和镇定了：“淮勇自成军以来，多遇顺境，未经大挫，未殉奇节。但不困厄则不能自激，无诋毁则不能自愤。愿阁下愤之、激之、劳之、教之，使淮军诸将磨折稍多，成就更大，或可了鄙人所不能了也！”

“吾师教诲，鸿章铭记在心。此次出任，但有寸功，也是吾师训导之力。”

见李鸿章始终不改恭敬的态度，曾国藩的气消了，为人师表的尊严得到充分的满足，这才比较宽舒地笑了笑，说：“少荃！坐下谈吧，还有许多事要交接办理呢。”

李鸿章重新坐下。屋子里的气氛随之缓和下来。

“鸿章一年多未晤师面，吾师消瘦了许多，如今病体是否痊愈？”

“外感虽已痊愈，但元气大亏，偶而一用心，就汗出不止；夜间每每盗汗、自汗，肌肤几乎瘦减一半了。”

“爵相！”刘秉璋作为淮系一名要人，竭力弥合湘、淮间的裂痕，这时立即提议：“卑职已给苏州一世传名医去信，请他为爵相诊治。此人正是以治心肾虚汗而知名。”

“是啊！”李鸿章也连忙接王：“吾师自江宁后，务必认真医治调养，也好免去诸如西林公无事生非的后顾之忧。”

李鸿章的主要后顾之忧，就是后路粮饷军火。他筹饷多年，尤其近二年，深知其中艰苦。如今捻军兵分东西，追剿各军愈追愈远愈加劳苦，而出自江淮的饷源却愈益短绌难办。前些时，李鸿章因饷银实在难措，写信给安徽巡抚英翰，告诉他苏省日子艰辛，只好将每岁拨给皖省的协款暂停二年，请他谅解。英翰见协款不能到手，就屡次向曾国藩请

命，以此为理由，要匀分江苏省的饷银，使李鸿章哭笑不得。现在提起此事，还不免愤愤，责备英翰过于贪婪。

曾国藩叹口气道：“各省粮饷都极吃紧，也难怪西林公。”

薛福成笑道：“英西林一向鬼里鬼气，这种事也唯有他能做出来。”

大家都笑了。

李鸿章又问起了曾国荃的情况，说：“沅丈近日身体可好？”

曾国藩道：“他素来体弱，如今也心绪不宁。”

薛福成说：“官相身为湖广总督，贪赃舞弊，九帅开府湖北，弹劾他非但于情理无亏，而且事事属实，但朝廷处分官相极轻，仅只免去湖广总督一职而已，使九师颇为快快。”他说起曾国藩荃弹劾官文的事情来，言词间很为不平：“再者，鄂省战况……”

提到这里，他不再说下去，在座的四个人都沉下了脸。他们知道，近来雪片似的军报战况十分不妙。

腊月初六，郭松林带领新湘勇——湖北先锋营十四营人马追剿东捻至旧口罗家集，遇伏大败，郭松林本人身中七枪，被捻军活捉后，因不知其身份而弃之道旁；其弟郭芳战死，新湘勇全军覆没；

二十天后，腊月二十六，张树珊在德安新家闸倒树湾大败而死，树字营已溃不成军；

还有陕西灞桥十里坡一战……

平捻前途究竟如何呢？

军务繁难，战事连续失败，名将一个接一个地被捻军打

死，不知下面又要轮到谁……这一切象阴沉的乌云一样压在他们头顶上，好一阵子，没有人开腔。

他们这些人，曾把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沉没在血泊之中，如今，面对捻军这样一个新的对手，却都束手无策了。

曾国藩强笑了一下，说：“少荃！你看，给你留下的就是这样一摊繁难的不堪的局面，唯有耐烦忍辱，咬牙去办，军务或能渐有起色。”

李鸿章在这四个人中显得比较地最有信心。一来他不曾亲临前敌和捻军交锋，对捻军还知之不深；二来他新任钦差大臣，是自己一生中扶摇直上的重大关头，此时正踌躇满志。尽管平日他一向“劲气内敛”，但现在也不免流露几分锋芒，跃跃欲试了。他甚至想，他接手时战况愈糟，对他愈有利，将来功成之日，他能获得的尊荣也就愈高。现在，听曾国藩这样的勉励，便回答说：

“鸿章一定牢记吾师教诲。好在朝廷谕旨只命鸿章专办东路捻匪，或许稍为轻松些。”

曾国藩看了李鸿章一眼，知道他对捻军的厉害还十分无知，现在多说无益，反而会被看成为自己打捻无功开脱责任，于是讲起其他的事情：

“少荃出任，平捻之策，一定深思熟虑了？”

李鸿章道：“师相！鸿章思虑再三，要灭此贼，仍须用吾师最初所订之圈制战策，能以地势蹙之于绝地为最上，至少也要以不动制流动，改尾追为迎击。”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这个基本战策是满意的。他摸着胡须，半闭着眼睛频频点头。

李鸿章接着说：“明季崇祯年李闯作乱，孙传庭以其扼

地兜剿之策，曾数次击败李闯流寇，若不是朝中有人掣肘主抚，孙传庭必能剿灭李闯，何至于有甲申之变，断送大明三百年基业！师相！设旧口之围，就是按孙传庭扼地兜剿之法演变而来。”

曾国藩微含笑意：“旧口之围，规划甚好，只是朝廷至今未置可否。”

李鸿章站起来：“师相请到这功来。”

李鸿章请曾国藩到墙边看地图，地图格式和曾国藩军中所用的一样。汉水流域的旧口、杨家泽一带，到处是密密麻麻的红圈红“擒”字，而周围则贴了一圈黄绫小条，指示着平擒各军在旧口之围中的具体位置。

李鸿章指着地图说：“如今擒匪大股集旧口，而此地前有长江、汉水之阻，后有 大洪山之险，平擒各部均在数百里之间，呼应灵便，真是扼地兜剿之良机，一旦错过，悔之何及！”

曾国藩认真地看着李鸿章的这张地图。李鸿章庞大的剿擒计划摆得清清楚楚。他看了一阵，沉思片刻，出人意外地对旧口之围不置可否，转而向李鸿章问道：

“少荃对平擒诸军各将，心中有数么？”

李鸿章心想，淮军诸将都出自我的门下，哪有心中无数的道理？但他还是恭敬地对答道：

“请师相示下。”

曾国藩又对地图望一眼说：“目下平擒各军中，最能战、敢战的，乃霆军、铭军；鼎军次之。霆军打仗固然英勇，剽悍耐战，然而其队伍少纪律、多骚扰，且极易与其他各军结怨，少荃心里必须有数。鄙人带兵多年，从不偏袒部佐，春

霆虽出自湘军门下，短处也无须回护。”

“鸿章深有所感。”

“爵相以诚待人，无人不服。”刘秉璋也连忙凑趣。

曾国藩又说：“以刘、潘二人论，省三之所长在果而侠，所短在欠停蓄；琴轩之所长在坚而慎，所短在欠宏达。至于周盛波一军，则需少荃多加激励之。”

薛福成也插话说：“如今霆、铭两军均由襄樊及鄂豫交界处往安陆进军，捻匪十数万皆屯兵安陆，百里内尽布贼营。而周海舟令一军却在麻城、黄安处来往逡巡，并不进兵。”

李鸿章生气地说：“我已见到军报。刘、鲍二军分路迎剿，必获大捷；周盛波兄弟徘徊黄、麻一带，能无愧乎！”

曾国藩的目光从李鸿章脸上再次转回到地图上，伸手把包围圈上潘鼎新鼎军的那张黄绫小条拿了下来。李鸿章看了看他。他笑笑说：

“如今琴轩身为山东臬司，丁护院再三恳求其军回山东驻防。我想，为预做准备，不妨在山东设此一军，待捻匪回窜山东时，可得迎头剿灭之势。”

他说完，便把代表鼎军的黄绫条钉在山东济宁了。

他看看李鸿章，感到了对方的犹豫，便说：“这样一来，鄂省虽各军云集，而真正出类拔萃、可与捻匪较量者，唯霆、铭二营，望少荃善为使用。至于琴轩所遗之空隙，各军尽可填补。”他说着，从河南、安徽、湖北各地拿下许多黄绫小条，钉在旧口周围：“不仅沅浦及湖北官军，安徽英中丞，豫军张镇、宋镇，也已率大军助剿，长江水师战船已进汉水巡游，正好设围剿贼，力量不可谓不雄厚了。少荃以为

如何？”

李鸿章忙说：“师相调度有方，鸿章望尘莫及。只是……唯恐朝廷不认可……”

“少荃尽管放心去办。”因为李鸿章的围剿计划很合自己的心意，曾国藩愈加和颜悦色：“朝廷那里，你我可再行力争，即使上谕不准，若战而有效，战而有功，朝廷自会宽解。”

李鸿章连连称是。

曾国藩已全然是身为重臣的长辈气度，说道：“少荃！平捻繁难，决非一蹴而就之事。大乱方长，你我二人视剿捻须如李家、曾家的私事一般。认真讲来，若非少荃与鄙人提振精神，督率办理，则贼匪之气将日进日长，官军之气将日退日消。若准勇不能平此贼，天下更有何军可制此贼？大局岂堪复问！……”

曾国藩一席话说得十分痛切，十分真诚。其他三人频频点头，并不以为此话过分。

“还有一句话，少荃应谨记在心。”曾国藩离开地图，慢步走向座位，微微沉思着说，仿佛在小心地斟酌着每一个字的轻重：“你万不可小看了对手。等你着手接办后，就会知道深浅。人皆说捻子善避兵，只怕打不着；我要说：不怕打不着，只怕打不胜。即使鲍春霆、刘省三与之相遇，胜负也在不可知之数。”

李鸿章看看曾国藩，一时没有作声。倒是刘秉璋、薛福成这些亲临前线的人，深有同感，知道曾国藩此话的分量。

李鸿章于是努力做出一副笑容，对曾国藩拱手道：“有吾师悉心指教，又有吾师在江宁办理后路，鸿章心里甚觉踏实而有所倚靠，军务必能顺手。”

“好！”曾国藩几乎看不出地点点头：“鄙人在江宁静候少荃的佳音。”

他们再坐下来时，谈话就轻松了一些。说起刘松山入陕解围的准备；说起左宗棠受命为陕甘总督，专任平西捻、剿回军，但阻于湖北兵事，不能北上，在武昌滞留的事；又说起刘蓉终于被革职遣送回籍，都为他感到惋惜；最后，说到官文卸任湖广总督时，刘秉璋和薛福成便热烈地猜测起朝廷会选谁继任的事情来。

曾国藩这时看了李鸿章一眼，城府极深地说道：“如今平捻战事仍在湖北境内，选任湖广总督，朝廷必定要顾及平捻军务的方便。”

“九帅有希望么？”刘秉璋问了一句。

曾国藩摇摇头，避开这个话题，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当时，大家没有怎么注意他的话。可是几天以后，李鸿章果然被任命为湖广总督了。朝廷并将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由湖南巡抚调为李鸿章原任的江苏巡抚，同时，因李鸿章在前敌督办剿捻事宜，湖广总督事务也暂由李瀚章署理。

不久，曾国藩接两江总督篆印后，便南下回江宁而去。

他路过扬州时，查看了扬州的地形和防卫情况，辗转彻夜，认定扬州是里下河区的屏障，不可没有重兵扼守。他即令道员吴毓兰率华字营在扬州驻防，并函商于李鸿章，称此谋算至为老辣，必当树建奇勋，务乞永不调拨此军。

二

眼看快到元宵节了。北方还是冰天雪地，湖北中部的汉

水流域却下起了大雨，一连三天没有停。

鲍超站在窗前，面对在滂沱大雨中变得十分遥远而模糊的群山，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绕着椅子快走几步，一会儿又搓搓双手，坐下，再向窗外张望。

雨下得真大，雨点连成长线，在空中织成密密的雨帘、雨网，把天地间的万物：远山、近树、平原、村落，一概都网罗进去了。

鲍超没有心思，也没有兴趣欣赏这别具风韵的景色。他对眼前的一切几乎视而不见。他心里憋着的那股火，似乎要透过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喷发出来。

他是四川人。身材短小，干瘦如削，整个身体好象只是用皮肤包着骨头和青筋一般，动作灵活快速，脾气凶暴急躁。

他年轻时是个担水伕，曾经穷到典妻为生的地步。之后远走投亲不遇，又差点儿饿死，幸遇后来任长江水师提督的黄翼升，救了他一命，并荐往湘军水师投营。他以湘军水师哨长开始参加对太平军作战，屡立战功，直到升任提督并自立一军——霆军。他生性悍勇，一上战场，杀人不眨眼，一派亡命徒的行径。他所率霆军也多招募亡命的顽徒、凶徒，所以作战同烧杀抢掠一样，都异常凶狠。霆军纵横江南数省，在湘军中地位最高，曾氏兄弟倚之最重。清军攻陷江宁之后，曾国藩大量裁撤湘勇，但对这支霆军和刘松山的老湘营则始终未忍割爱。鲍超久负宿将之名，擢浙江提督，封一等子爵，朝野闻名。

但鲍超一生不知书，除会写自己的姓名之外，不识几个字。军中文书、函牍、信稿等，全凭幕府的文士。所以在清

营方面，大多数战将固然佩服他的军功勋名，未曾把不识字当成大害；而文士们表面不说，心里却极鄙夷他：尽管封了子爵，仍不过是个大老粗、睁眼睛！

当鲍超奉旨入潼关进陕平西捻时，他是不愿意北上西征的，所以率军至河南、湖北交界处就裹足不前了。他借种种理由拖延、徘徊达两个月之久，虽屡遭朝廷严旨谴责，仍然迟迟不动。后来，他率军抵达襄樊，突然收到湖北巡抚曾国荃的六百里告急羽书，要他南下赶赴前敌，剿灭东捻。曾国荃在羽书中写道：

鲍军距秦千有余里，至楚只一二程，暂行变通办理，先赴楚疆夹击东捻，殄灭此股，再专意西征。

曾国荃的告急羽书是上奏朝廷并抄送鲍超的。这正合鲍超的心意。而且，曾国荃还派来密使亲口对他讲，将给他一个平捻制胜的“锦囊妙计”，保他卓建功勋。鲍超喜出望外，立即率军南下。

眼下，清军在鄂省的战况极为不利，在罗家集和倒树湾两次战役中，连遭东捻军围歼，失败极惨。李鸿章费尽心机，布置了旧口之围。鲍超督军来到钟祥，便是参与旧口之围作战计划的。但他到了钟祥，心中无数，既不知道曾国荃的兵力部署和打算，也不知道朝廷对他的行动是否认可。而且，他如大旱之望云霓的那个“锦囊妙计”也迄未到手，更使他心烦意躁。他想，肯定是这场大雨把信使拦住了。因此，他坐立不安地在窗前等候，幕府的几名师爷陪着他。

一名幕僚劝他：“军门大人！你安心等吧，何必如此心

绪不宁？横竖得不着九帅的信，得不着朝廷旨意，就不随意行事。”

鲍超“哼”了一声，也不知为“是”、为“否”。

另一个幕僚不平地说：“其实曾相已经派刘松山老湘营入陕，也就够了，何必还要霆军再去！”

“对头！”鲍超很同意。他一眼转珠，又说：“喂，你把初四朝廷的寄谕念给老子听听！”

师爷找出那份寄谕，念道：

鲍超已报起程入陕，未便朝令夕改，再令赴鄂。曾国荃虽久在军营，颇少定见。鲍超毋得借端折回，徒奔驰于无贼之地，致误事机。

师爷念完后，再一次向鲍超详细解释了一遍，并说：“军门你看，明明白白的，这是朝廷对九帅六百里急羽书的回批。”

鲍超瞪了他一眼，又在屋里快步走起来。不时望望窗外的大雨。

正在这时，营务处一名管疏函军报的文书官送来两份急件，跪呈鲍超。鲍超一使眼色，一名师爷急忙上前接过，一看，高兴地说：

“军门！这正是你等的急件！”

一件是曾国荃的来函，告诉鲍超，汉水下游及东、北两路要隘均已派有大军扼守，嘱鲍超与刘铭传由西路进剿，借旧口地势之利，殄灭此股捻军。

另一件是朝廷寄谕：

接国子监祭酒疏奏，陕省军情极危，催鲍军迅速赴援。现飭鲍超军即行入关援陕，勿庸回鄂，不得再有观望，致干重咎！

当鲍超一弄明白了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急件的内容后，更是急得抓耳挠腮，嘴里不住地嘟囔，一串串骂人的四川土话，从他嘴里滚出来：

“唉！格老子……硬是焦人！……这些龟儿子！……这才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幕僚们想笑又不敢笑。再说，对这两份急件，他们也无计可施：九帅是湘军统领，曾大帅的兄弟，鲍超对他一向唯命是从；可是朝廷是天，又怎么敢不从命？……当然，幕僚们不论从切身利益还是从霆军利益考虑，都是不愿意入陕的，只是谁也不便明说罢了。

鲍超快步在屋里团团转圈子，实在无法可想了。他突然停在书案旁——这是幕僚们替他办理公文、书写函牍的地方——看见书案上笔墨纸砚俱全，忽然心血来潮，伸手抓过毛笔，浸到砚台里舔墨，另一手按着桌上的纸，摆出了想要写字的架势。幕僚们都惊愕地望着他，不知道这位被逼急了的不识文墨的提督大人要干什么。

鲍超抓抓后脑勺，憋了好半天，也想不出个字来。后来，他提笔颤颤巍巍地写了一个“门”字，可是最后那一直笔不但歪歪扭扭，还不带钩。幕僚看着都暗暗发笑。

一个幕府师爷笑道：“军门！这‘门’字右边还欠一钩……”

鲍超大怒，扔下笔顺手给了他一记耳光，然后指着大厅的门骂道：

“放狗屁！你给老子到门边看一看，门底下有钩子么？”

幕僚们哭笑不得，又不敢向他解释。挨打的那位幕僚拿手捂着脸，后退了好几步，一回眼，恰巧看见壁上悬挂了一副曾国藩手书赠给鲍超的对联：

渔阳老将多回席，
鲁国诸生半在门。

于是，这位挨了耳光的幕僚便指着对联说：“请军门看看，曾爵相写的‘门’字也有钩！”

鲍超听他这么一说，连忙走近对联，细细一看，果然，门字右边直笔一钩赫然在目。他立刻扑在地上，对这个挨了他一巴掌的师爷连着叩了三个头，并且说道：

“鲍某平生最信服曾相。曾相都这样写，万万不得错！鲍某当兵吃粮，粗鲁惯了，先生恕罪，莫怪莫怪！”

幕僚们一时呆住了，更加哭笑不得。受礼的这位先生连忙把鲍超搀起来，嘴里直说：

“不敢当，不敢当！”

正在谦让着，门吏来报：“直隶提督刘铭传刘军门请见。”

鲍超倒吃了一惊：“他来得真快呀！好，出迎！”

不一会儿，鲍超带领属官从人们把刘铭传迎进客厅，寒暄见礼请坐献茶等一整套繁琐的礼节之后，大家终于坐定了。

奇怪的是，鲍超手下的营官宋国永和刘铭传手下的营官唐殿魁一见面，似曾相识，一起涨红了脸，怒目而视，只是碍在两位统领的面上不敢发作。但是即使各自入座了，也还显出虎视眈眈的样子。刘铭传只装作没看见，鲍超则全然没在意。

“刘军门！”鲍超十分客气地说：“这么大的雨，还劳动你的大驾，真是担当不起！”

刘铭传微笑着——以他那种特殊的眼睛不笑的笑容微笑着——谦和而冷淡地回答道：“鄙人今日率军追贼，适逢大雨，也来此地休兵，得知鲍军门已先一步到达，特来拜望。”说着，他拱手一揖表示敬意。

“不敢当！刘军门太客气了。”

刘铭传单刀直入，不多废话，立刻转入正题：“鲍军门是否收到曾爵院的信函？”

“哦！收到的，刚刚送到。”

“爵院信中嘱咐你我两路由西进剿，以完成李官保谋划的旧口之围。鲍军门做何打算？准备何时进兵？”

“唉！我正为这事头痛，硬是焦人！进退不得。”

“哦？”刘铭传疑问地看看鲍超。

鲍超对幕府的师爷们一挥手，他们立即把刚才那两份急件呈给鲍超，鲍超又递给刘铭传。

刘铭传很快看完后，交还给鲍超。

鲍超说：“你看，这不是难人么？”

刘铭传锐利的目光盯着鲍超的眼睛，说：“那么鲍军门自己的意思呢？”

“我自己？”鲍超怀疑地反问。

“对！你自己的意思，是愿入陕，还是愿留在湖北呢？”

不等鲍超回答，刘铭传就接着说下去，目光依然盯着鲍超：

“以鄙人推测，鲍军门宁愿留在湖北。因为霆军留在湖北于大局更为有利，对不对？”

鲍超连连点头：“刘军门高见！”

刘铭传于是靠在椅背上，刚才全神贯注的表情消失了，变得从容而潇洒，问道：

“鲍军门入鄂后好象与捻贼接战过两次？”

“对头！在樊城和小股捻匪碰过头。”

“那么鲍军门不妨立即上疏，就说捻匪已逼近樊城，牵制霆军不能入陕，请朝廷准霆军先剿此股蠢贼，贼灭之后，再专心西征。”

鲍超略一思索，长出一口气，笑道：“好，好！这样子朝廷一定不会再叫我去陕西了！喂，师爷们听到没得？你们快起草稿，就照刘军门刚才说的那样写，快去嘛！”

刘铭传冷冷一笑，然后问道：“鲍军门！那么你我两军进兵的时间？”

鲍超望了望窗外的大雨，说：“等大雨停了，你我两军马上分队夹击。”

“好，一言为定！”刘铭传说着站起来，向鲍超告辞。

鲍超也没有坚留，只指着刘铭传桌上的茶杯说：“刘军门！你坐的时间太短了，这杯茶还是热的呢！”

刘铭传又只淡淡一笑，便匆匆地去了。

鲍超送刘铭传走后回到客厅，幕府几位先生还在那儿。

鲍超笑问道：“哎，师爷！你们看这位刘军门哪个样？”

先生们议论纷纷：’

“象是一员儒将哩！”

“是不是文武全才？”

“锋芒毕露，不好惹！”

鲍超哈哈地笑了，说：“这个小子还有几分将才，敢打死仗，在淮军里头也算得个尖子。和咱霆军相比，战绩还差得远，可人家也挣了个头品顶戴，也是个总统领官儿，和咱老子平起平坐，硬是官运亨通哦！”

他最后一句话是玩笑，是轻视，还是不平，或者什么都有，谁也说不清。

门吏又进来了：“曾爵院抚标营官郭正武到。”

“嗯？”鲍超先一瞪眼，然后一笑，说：“咱老鲍今天交客运了吧！这么大的雨，还老有人来找。请他进来！”

不一时，郭正武进来了。

郭正武自僧格林沁败死后，改拨在郭松林手下当营官。后来郭松林被曾国藩调往湖北，为曾国荃训练新湘勇时，他也跟到湖北。不久，由于他善于事主，知道许多捻军内情，备受曾国荃的重视，将他调到抚标营当营官。他现在带了曾国荃的荐书来见鲍超。

幕僚们把曾国荃的荐书向鲍超读完并讲清后，鲍超兴致勃勃地转向郭正武，说道：

“啊呀，郭大人！我等九帅的‘锦囊妙计’等不着，硬是急死人。原来你哥子就是那个‘锦囊妙计’，鲍某一定要细细请教你啦！”

郭正武受宠若惊，连忙拱手答礼道：“不敢当，不敢当！小人不过曾失足于捻匪之中，对捻匪内情有几分熟识。得知